



佳木斯百姓身边事

二零一一年三月三日 星期四

人生莫测
多少迷蒙
真相明心
缘到福成

●第三十期●

近几年来，每逢三月总是天降大雪，上苍在用慈悲的泪水以特殊的方式纪念、提醒着世人一个不寻常的日子到来——“二零五”电视插播。

“长春电视插播”背景

一九九二年，法轮大法在中国传出，短短几年，传遍世界几十个国家，上亿人受益。然而，一九九九年七月，中共江氏集团出于邪恶本质，毫无人理的开始了法轮大法的迫害，利用电视、报纸、电台编造谎言，全面诋毁法轮功。

为了免除世人被谎言毒害，二零零二年三月五日晚八时，吉林省长春市有线电视网络的八个频道被插播《法轮大法弘传世界》、《是自焚还是骗局》等法轮功真相电视片，时间长达四、五十分钟。长春有线电视网公司有用户三十万，观众逾百万人。电视片使很多民众知道了法轮功被诬陷和迫害的真相，在民众中引起极大震动。

江泽民密令“杀无赦”

但是参与插播的法轮功学员们却遭受了中共惨绝人寰的虐杀。据《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》称，长春插播事件发生后，江泽民暗中密令“杀无赦”，所以在插播不到一个小时之后，就开始动用了包括当地军队，警察与政府官员全体出动，地毯式的挨家搜捕，疯狂绑架法轮功学员，将他们投入各大监狱、集中营秘密酷刑迫害，至少7人（刘海波、刘义、李淑芹、沈剑利、李容和侯明凯等）被活活打死，另有15人被非法判4至20年徒刑，其中，法轮功学员雷明被非法判刑十七年，梁振兴、刘成军被非法判刑十九年，周润君被非法判刑二十年，是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被非法判刑最重的（之后中共又开始造谣说法轮功学员破坏电视，有国外政治势力操纵，迷惑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们）。

其中插播者大法弟子刘海波被警察用木方毒打，木方被打断，然后将电棍插入肛门电内脏，致使刘海波

上苍为何落泪

——纪念“二零五”电视插播



参与“二零五”电视插播被迫害致死的部分
大法弟子：刘成军、刘海波、雷明、梁振兴

在极其痛苦中死去。事后目睹此事的警察受不了良心的谴责，在海外将此事曝光，描述当时情景惨不忍睹。

插播者大法弟子刘成军被中共指使的警察用枪把腿打残，被酷刑逼供后送入吉林监狱，又经历了监狱的抻床、毒打、酷刑灌食等折磨后在痛苦中离世。张建华、崔伟东、何元慧等大法弟子被吉林监狱酷刑致死。

雷明在吉林监狱遭受“抻床”等各种酷刑折磨和整日整夜无休止的精神施压，致双腿残疾，肌肉萎缩，不能行走，生活不能自理，及严重的开放性肺结核。吉林监狱将已生命垂危的雷明推给家属，由于当地公安、派出所、监狱经常不断到家中骚扰，雷明被迫流离失所，于2006年8月6日含冤离世。

梁振兴先后在吉林监狱、铁北监狱、四平石岭监狱、公主岭监狱中被残酷迫害。于二零一零年五月一日上午十时左右在公主岭监狱狱警的监管下，在公主岭中心医院离世，终年四十六岁。

英灵长逝 正念永存

大法弟子雷明是电视插播者之一，在插播过程中被不明真相的人追赶，后遭绑架。长春市公安局一处、吉林监狱等对他实施酷刑迫害，在经

受了老虎凳、背铐、毒打、电棍、塑料袋套头、铁桶套头击打、电棍电肛门、抻床、坐板、捏睾丸等等毫无人性的酷刑后，致使肺部出现结核空洞，肺部只剩约十分之二，肌肉萎缩，体重仅剩几十斤，生活无法自理。雷明在奄奄一息时被所谓的“保外”，之后含冤离世。

在雷明离世前的日子里，他吃力的说过，他渴望身体恢复后，继续用插播方式讲清真相。在他无怨无悔的微笑中，透出了为大法的清白、为世人的得救付出生命也无怨无悔纯净的心态与伟大境界。这也是所有法轮大法弟子的普遍状态——这也许就是无尚的慈悲吧！

在如今邪党当道，正邪不分的乱世中，没人管百姓的死活，只有法轮大法——真善忍造就的大法弟子，才是在真正的为着别人好。在天灭中共、生死存亡的抉择时刻，只有大法弟子在冒着生命危险，告诉世人退出恶党远离祸源，才能保全生命的真相。

“二零五”这个部份世人明白真相而得救的日子，也是大法弟子为世人获救而付出生命的日子，未来的世人一定会永远的记住这一天。这也许就是上苍落泪的原因吧！◇



浪子回头 今遭迫害

天，我被强迫做奴工一穿筷子，我不是犯人，拒绝干活。强迫我穿囚服，我拒绝。

【明慧网】丁学森，一九七八年出生，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。从少年时代，就开始打仗斗殴、抽烟、喝酒、在学校是一霸，经常打群架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一改往日恶习，做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。而自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以来，丁学森遵循自己的信仰，遭受了残酷的迫害。

丁学森如是说：“我那时之所以随波逐流，是因为对生活的无望，不知为什么而活着。直到二零零一年，我有幸修炼法轮大法。明白了人生的真谛，真是脱胎换骨的变了一个人。我觉得法轮大法太好、太正了，我一定要修炼。”

下面请丁学森亲自给我们讲述发生在他身上的真实故事：

在佳木斯铁路公安分处被绑架

二零零八年六月十四日上午，我到铁路公安处去办事，到了三楼正赶上“六一零”（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）的陈万友和铁路公安处的国保支队大队长王凤军开会，密谋迫害法轮功，我惨遭无理绑架。

我被铐在凳子上，国保大队一个不知名的警察（五十多岁，身材略胖点）打我一个嘴巴子，国保大队杨荣华也打我一个嘴巴子，我的嘴被打出血了。我正告他们：“我肯定告你。”杨荣华说：“我肯定不打你了。”

王凤军的司机气势汹汹地打了我一个嘴巴子，我问他：“你叫什么名，我要告你。”他自知理亏和违法，不敢再打我了。我直视他，他不敢看我的眼睛。我说要见他们领导，国保支队大队长王凤军对我说：“我们没有领导”。王凤军还告诉其他警察别告诉我谁是领导。

当天晚上九点左右，我被劫持至铁路看守所，一个高个子的男干警恐吓我，让我蹲着，我站着没动。他就过来用力扳我，把我扳倒在地，我坐在了地上。进看守所监室前，对我非法搜身，我穿的牛仔裤上的铜牌被撕掉了。姓王的副所长，威胁我，让蹲着，我没蹲，他气急败坏踢了我两脚。

看守所的卫生很差，屋子特别脏，有一股异味，厕所在屋里。第二

天，我被强迫做奴工一穿筷子，我不是犯人，拒绝干活。强迫我穿囚服，我拒绝。

在看守所我对犯人讲三退的真相，讲大法的美好，有四个犯人三退了。在看守所，我六天没吃饭，姓王的正所长狠毒的打嘴巴子。看守所的三、四个警察和三、四个犯人一起按着我，对我野蛮灌食。有按着我颧骨的，有用木棒子撬开嘴的，有使劲把我的头的，有捏住我鼻子的，我无法呼吸，一张开嘴，他们就用瓶子倒进去黄色的液体，非常咸，我被呛的出血了，我浑身都弄得很脏，出了很多血。我高呼“法轮大法好”，隔一天又给我灌食。

佳木斯市公安局张云龙和一年轻的警察，在看守所非法提审，张云龙叫嚣：“你窃取国家机密，要枪毙你，你说出别人，就放你回家。你信不信，我一个星期不让你睡觉。让你天天做噩梦都梦见我，我能让你骂你师父。”我对他说：“我不信”。第二次对我非法提审的，是佳木斯市公安局的张云龙、杨波（原绥化劳教所干警，现调到哈尔滨工作，参与迫害法轮功），杨波说：“我曾帮助很多人，离开看守所，你说清楚你的情况，我会帮你的。”

看守所吃的是，白开水里放点白菜叶，没有一点油星，玉米面发糕。我被看守所非法拘押了三十四天。

在绥化劳教所遭受的非人折磨

零八年七月二十八日，我被劫持至绥化劳教所。一大队二中队的女队长刁雪松让犯人孙成富领我上楼。

犯人孙成富给我一条破裤子和上衣让我穿上，我拒绝，他恶狠狠地踹了我一脚。我站起来时，来了很多警察，还有犯人孙立峰。时任教导员高中海问我：“你是不是佳木斯的炮子？”我问：“什么是炮子？”他们就一拥而上，把我打倒，高中海用脚踩着我的头，其他干警和犯人就毒打我，用皮鞋狠狠地踢我的大腿，以至一年后腿上的肿块仍未消。当时我只穿一条内裤。在劳教所普通劳教人员经常说一句话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话：“上不惯老，下不惯小。”

参与迫害的人有：一大队教导员高中海、副教导员龙奎斌、中队长刁

雪松、干警金庆富、干警王小斌。犯人孙成富、犯人孙立峰。

恶警高中海说：“你喊法轮大法好。”他们抓住我的头发从二楼的物品室拖到一楼的寝室。我当时喊：“警察打人了”。他们将我用手铐铐在床的上铺，我的双手是伸开的，只能脚尖点地。他们轮番的毒打我，踹我的肚子、腿，抱着我的腿，来回游荡，我疼得全身虚脱，汗流了一地，喊叫声惨烈。这种滋味让人生不如死，分分秒秒都在煎熬。手铐嵌进了手腕的肉里，导致手腕的肉溃烂，直到现在手腕都可清晰的看到伤疤。犯人孙成富拿胶带一圈一圈的缠住我的嘴，然后将两根点燃的烟，插进我的鼻孔。

我挣脱胶带说：“我要见你们领导。”恶警高中海说：“有事找我，我就是。”我说：“我没犯法，我要请律师。”他说：“请律师可以，但要看表现，可能时间短，也可能半年后也不给你找律师。”这时金庆福走过来说：“请律师要遵守所规纪，要写‘三书’（与法轮功决裂的文字）”

一个月后，我因写声明所谓的“三书”作废，又遭干警金庆福、犯人孙立峰、犯人范志忠、犯人施玉峰毒打，被强迫坐小凳，做奴工，编垫子，唱邪党歌曲。吃饭也要唱歌，干警问话或上厕所都得背报告词。

在警察唆使和放纵下，几乎每天都能听到犯人打骂法轮功学员的声音。包夹施玉峰私底下对我说：“刁队（刁雪松中队长）说，对他们（法轮功学员）没有语言，就是揍，只要不打死，都由我兜着。”刁雪松临调离其它中队前说：“我人走了，我的魂还在，你们遭不起这个罪。”

“善恶有报”是天理，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，再次奉劝那些误上中共贼船的警察，不要再助纣为虐，否则恶报来临时，悔之晚矣！



在佳木斯铁路看守所被灌食迫害

在绥化劳教所遭受毒打迫害

